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八回 鬧花園蠢奴得佳扇

婢竊扇頭佳畫，獨潛金谷偷瞧。驚疑男子並多嬌，生出千般譏諒。正爾躊躇嗟歎，耳邊頻唱歌謠。蠢奴忽至惡言調，失卻丹青二妙。

右調寄《西江月》

卻說這素瓊小姐，自那日畫完了這把扇兒，不時去取出來細玩一番，想慕衛旭霞風姿，如饑思食，如渴思飲，幾乎害出病來。一日，想著了老夫人吩咐，要送這尼庵幾幅吊掛，乃道：「向者母親叫我畫，我緣愁情如海，懨懨體倦，所以延至今日尚未曾落墨。前日母親偶然問及，已自支吾過了；如今還受生的日期漸漸近來，若再蹉跎日子，歸去時沒有得應付怎處？今日不免熏沐了，打就稿子畫去。」正是：

愁心不耐拈針線，勉強研脂寫畫圖。

說罷，對春桃道：「你去取一盆熱水來，我要淨手。」春桃答應而去，少頃遂捧一盆進來，說道：「小姐，水在此。」素瓊取了一丸肥皂，去淨了手；又對春桃說：「替我再焚一爐好香，把這些顏色盆兒擺在桌上。」春桃道：「莫非小姐又要畫扇子哩？」素瓊道：「賤人，胡說！」春桃遂去收拾停當，道：「小姐要畫什麼畫兒？不若畫這幾幅吊掛罷。後日奶奶要起來沒有，得與他煩惱幾句，那時就不美了。」素瓊道：「我原是為了此。」又對春桃道：「替我在護書裡揀四幅上號雲母單條過來。」春桃聽了，忙向匣中翻了一回，准准的擇了四幅。見得一把金扇在內，取來揭開看時，竟然畫得紅紅綠綠的。春桃暗想道：「莫非就是前日畫的那把？待我悄悄的袖他出去看看，不知他畫些什麼在上。」

春桃回頭一顧，只見素瓊背地坐著，竟將這扇子藏於袖中，拿了單條，閉著護書，將來付與素瓊道：「小姐，紙在此。」素瓊接來，鋪於案上，乃對春桃道：「你住在那邊與我磨墨研脂。」春桃此時正欲出去細看扇上的畫，聽見說要他住下服事，心上有些不願，乃作姦計道：「前日小姐畫扇，要打發春桃出去，今日緣何要春桃住下研脂和粉？況且奶奶吩咐，不知要春桃去做什麼事來。」素瓊道：「你要去就去，誰個畢竟要你？在那裡胡言亂語！」說罷，春桃竟自出去了。素瓊自去調勻脂粉，潤筆構思的畫了。正是：

欲圖二十諸天像，費盡千金淑媛思。

卻說這春桃袖了這把扇子，走到外廂來，一徑開了角門到花園裡去，坐在太湖石邊，便向袖中取出。揭開時，仔細著眼，竟是一對風流俊俏在上。此時春桃見了，乃驚駭暗想道：「這個男子明明像那了凡的弟子，那女人又像小姐的容貌，怎的這樣像得十分？這也有些古怪。」春桃乃對著這把扇兒摩擬，又想過一回，乃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前日再想不起為什麼見了老夫人來，藏過了扇子，只說要畫大士像。如今又不見畫什麼大士像。連我那時也錯認了，道是畢竟畫些春畫消遣，豈知乃是這個緣故。咳，小姐小姐，你是個千金閨秀，怎的這樣胡思亂想！那衛生是一個萍水相逢的他鄉游子，怎的見了一面，又不曾眉來眼去，言語相親，這樣思慕他，就值得把自己的面容相貌、貴重身軀，畫來與他相並？我想小姐癡也不是這樣癡。如此看起來，我前日在這裡對他說不若央了凡為媒、贅他歸來這番說話，豈知小姐此時嗔怒，竟是假意；倒也合他心意的。」

想畢，又道：「今日這柄扇子，喜得是我見了，自然與你包荒。倘然落在老夫人手裡，他看見一男一女相並扇頭，男人像衛生，女人像小姐，自然道尼庵會過了一次。那時教老夫人好不氣死！」想罷，正欲細細再看一番，只聽得角門口悠悠揚揚唱歌出來。

春桃袖了扇子，側耳聽著，乃是這痢痢柳兒。你道他唱的什麼山歌？竟是一隻舊《掛枝兒》，歌道：

東南風起打斜來，好朵鮮花葉上開。後生娘子弗要嘻嘻笑，多少私情笑裡來。

那柳兒唱罷，走進園中一看道：「半個月日不曾進來，一個花園，弄得這樣七零八落的光景了。思量我老爺存日，未曾出去做官的時節，日日請了幾個朋友坐在亭子上，猜拳行令，吃酒作樂，收拾得園裡花錦團生。豈知去做了一任官，不得還鄉。而今奶奶日日同這起尼姑、道婆，出去燒香念佛，不管家裡。不要說老爺平昔相交朋友，見了這個園裡要嗟歎，就是我這樣一個痢痢家奴，蠢然一物，思量著了肚裡也覺有些難過。」乃道：「待我走到池邊去看，可有荷花了。」

遂走到假山邊去。只見春桃坐於太湖石上，劈頭撞著，嚇得柳兒亂嚷亂跳起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青天白日荷花池裡狐狸精妖怪出現了。」春桃道：「啐，痢奴才，眼花了，是我！」柳兒仔細一看，認是春桃，遂走近身去道：「我只認是什麼妖怪，把我一嚇，卻原來是春桃姐姐。為何獨自在此？倘然撞著了鬼，被他迷死了怎處？」春桃道：「不要胡說？你方才唱這樣山歌，再唱只與我聽聽。」

柳兒道：「這樣山歌，道是好聽，又教我唱。但這山歌雖然弗是錢買個，也要工夫去學來。你要我唱，可拿些東西請我請請，還有極好的在這裡，唱與你聽。」春桃道：「今日不曾帶得什麼東西。你唱了，待我別日拿些糕餅之類來賞你。」柳兒道：「糕餅我不要吃的，要你下半截這件好東西來嚐一嚐。」春桃發怒道：「狗奴才，我去對老夫人、小姐說了，打死你這狗頭！」柳兒道：「春桃姐，不要氣，讓我唱好些的與你聽罷。」春桃道：「只要唱得好，饒你這次。」柳兒乃把手一拍，遂唱道：

二十去了念一來，弗做得人情也是呆。三十去了花易謝，雙手招郎郎弗來。

唱罷，對春桃道：「唱得好麼？」春桃心裡道是他油嘴，故意唱這樣歌兒來調戲他，乃假惺惺的道：「唱得不好。」柳兒道：「我請問你那裡這一句不好？待我解說與你聽。即如春桃姐姐，目下這樣青春年少，妖妖燒燒，花撲撲的一個好面孔，壯饅饅一個好身體，不肯做些人情替別人活活活搭，到得老來，面孔又皺，牙齒又落，身體又只管乾癟起來，那個時節，總鋪滿銀子貼了別人。雙手去扯人上身，不要說別人不肯，就是我這樣一個痢痢男兒，一世裡不見這件好東西的，也不動火了。」春桃聽了這一番說話，不覺怒從心起，罵不絕口的望外就走。

柳兒見他要走出去了，乃趕上去一把抓住道：「姐姐好人，今日園裡幸喜無人在此，我與你做一做好事，也是大家有趣的呢。」說罷，扭住不肯放。將去親嘴，被春桃兩個大巴掌擺脫了，飛奔的進角門而去。誰知春桃身子便擺脫了，袖中那把金扇，被柳兒歪纏得慌了，竟落在巷堂裡地上。

那柳兒見他去了，又趕不著，口裡連連罵了他幾聲，一徑也望外邊而走。只見地下橫著一把扇子，柳兒拾起來看了一看，乃道：「自然是這臭花娘的，被我趕得急了，袖子裡突了出來，也不曉得。我兩日因老夫人道是觀音山尼姑在那邊替他念受生經，家裡吃了素，終日是這些白榻豆腐，纏得口中淡殺來。且拿去換些芝麻糖來甜甜再作區處。」遂慌忙奔出巷堂，一徑到街上去。恰好一個糖擔歇在巷口，柳兒四顧一望，見得無人走來，袖中取出，望糖擔一丟。那賣糖的人拿來看了一看，見得柳兒慌張失志，畢竟道是偷出來的，也是手忙腳亂的，又二三十根芝麻糖付與柳兒。

柳兒接來袖了，也不爭論，心滿意足的回去，坐在大門檻上，在那裡細細的吃。只見春桃面如土色的走來道：「柳兒，你方才在園中可見一把扇子麼？」柳兒見得春桃來問他，把這吃剩的糖藏好袖中，做不知，睬也不去睬他。春桃又問道：「柳兒哥，你若曾拾得我的扇子，情原出賞錢，還了我。」柳兒立起身來道：「扇子是長的短的？可曾交付與我？只管嘮嘮叨叨。可惜我也不曾拾；就拾了，你方才這樣可惡，也沒得還你了。」春桃道：「痢奴才，園中並無別人，不是你拾是那個拾了去？」柳兒道：「臭花娘，你自己不小心，倒來尋我？我如今索性同你到奶奶面前去講明白了，大家放落了念頭。」

說罷，柳兒一把拖了春桃，要到老夫人那邊去。那時春桃雖是失落了扇子，連小姐也不知的，見柳兒扯去見老夫人，恐怕露出

馬腳來，連累小姐，倒嚇得魂不附體，乃道：「柳哥，你不見就罷了。什麼大事，值得到奶奶面前去說？」柳兒道：「你方才狠頭狠腦，道是值百拾兩銀子的，冤我拾了，思量起來，怎的不毒？我柳兒一向老爺在日，道我不偷東摸西，比別人歡喜加倍。今日你這丫頭，倒來冤我做賊！若不到奶奶處去說明，後日不見了些東西，盡道是我偷了！」春桃一發著了忙，竟自飛奔進去。柳兒道：「這個臭花娘去了，我且到外邊吃完了幾根糖再處。」柳兒一頭吃，一頭走，竟自到街上去了。不題。

卻說這春桃不見了扇子，心驚膽戰的去見柳兒，倒被他歪纏了多時，真正急得進退無門。只聽得碧霞叫一聲：「春桃姐，小姐道你半日不在面前，在那裡發怒，要打哩！」春桃聽得了，連忙走進房去，不言不語，來於素瓊面前，心中猶如小鹿撞的一般。素瓊道：「你在外邊做恁的？去了半日。」春桃此時，只得說個慌道：「老夫人喚去煎茶服事了一回。」素瓊道：「既如此，不計你了。吊掛已畫完了，替我拿去與老夫人看。若不中意，待我再畫。」春桃將來卷好，一徑到外廂去了。

卻說素瓊獨坐無聊，忽然想著了衛生，乃道：「我久不見那風流才子之面，趁這春桃不在，不免去取箋、扇出來，玩味一番，以消寂寞。」想罷，向匣中去取翻了一轉。誰知單單剩得這箋在內，扇子的影兒也不見了。此時素瓊道是古怪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柄扇兒，明明是我前日看了，放在這匣裡的，為何不見了？況且我房中之物，並無閒雜人進來，難道是那個偷了去？」又向別個箱籠中尋了一回，覺得沒處尋了，連這詩箋索性也不看了，悶悶昏昏，憑於欄杆上思想。

恰好春桃拿這畫去與老夫人看了，走進來回覆道：「小姐畫在此，老夫人中意的了。要小姐放在潔淨所在，去日來取。」素瓊此時，正處憂悶之際，答應道：「你且放在桌上。」春桃將來，放於桌上。見得小姐如此光景，暗想道：「莫非曉得這扇不見了，在那裡悶悶不樂？倘然問我起來怎處？」

春桃正暗想間，素瓊啟口道：「春桃，你方才取紙的時節，匣中可見我一柄扇子麼？」春桃道是不好了，急得兩頰通紅，硬著嘴兒對道：「小姐方才教我匣中揀紙，並不見什麼扇兒。」素瓊道：「明明是我經手放在裡邊的，房中又無別人進來，怎的就不見了？畢竟是你拿起在那邊。快些拿出來，不要沒些正經，將來遺失了。」

春桃見小姐說得明明白白，要著在他身上，暗想道：「決沒尋處的了。」急得渾頭渾腦，假意去翻箱倒籠一回，遂含著淚眼道：「小姐不要冤枉春桃，真個不曾拿呢！」素瓊道：「你不曾拿，難道這把扇子飛了出去？還要嘴強！」春桃此時，越發急得進退無門，不覺放聲大哭起來。素瓊見得春桃這樣光景，暗想道：「凡事不可造次。或者失記在別的箱籠裡也未可知。況且這丫頭平日再無偷竊之行，此時何苦去枉逼他？」乃道：「春桃，不見了扇子，難道不要尋的？如今又無人打罵你，為何倒哭起來？但你若真個不曾拿，也要細細的替我尋著了，自然賞你。如今且把這吊掛來藏過了，再收拾好了這些顏色盆兒，那扇子明日尋罷。」春桃聽了這幾句話，猶如得了恩赦的一般，拭乾了眼淚，自去小心收拾了。但素瓊說便如此說，只是心中憂悶，竟向牀上去睡了。正是：

無端竊去意中真，惱殺深閨二八人。

頃刻一腔愁似海，難將心事對人論。

但不知這把扇子那賣糖的換去，究竟作何著落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扇在素瓊笥中，如何得到衛生手裡？春桃一偷，柳兒一拾，全部關目在此。